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八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四

唐 元稹 撰

碑銘

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倭字德長以孝公

按唐書崔沔官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諡孝

為從祖

父則其官族可知也沔弟濤官至大理少卿濤生儀甫

官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即刑部之第某子母曰范

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滎陽鄭之尚女後

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既嫁

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逞千牛迺明經迅挽郎公以

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

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勲至上柱

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葬以某

年十一月之某日於某地公始以太廟郎再任為東陽

主簿刺史李衡一以自得衡遷湖南賓置之府罷授宣

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某狀為南陵會南陵賦錢三萬  
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級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  
迫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莫敢遽止者公始至怙怙  
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盡窟穴誅之羣  
盜皆散走一旦命負擔者三四人悉以米鹽醯醬之具  
寘於擔從十數輩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艾十餘  
人與之坐遍謂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  
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既言

之皆筆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醢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凡十數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為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至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隱匿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當去復留者凡七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行不遣去以公攝理之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錄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使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襄州湖鄂之稅

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其餘眇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楊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豪黠除去冗費歲中廩藏皆羨溢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不累月會上新即位頓掌內外修奉景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郊天上

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

幽州因將帥鎮州殺將帥食饗半天下兵自七月至十

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也陛下特加工

部尚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

得之矣明日出白麻書以公為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

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

吳諸山多椽櫨柱棟之材而薪炭粟芻之類京師藉賴

焉負氣勢者名為相市實出於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

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又無可為毀乃揚言曰以崔之峭削廉隘好是非人士衆不願久為帥陛下一旦問宰相予雖心知其不然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辯上意賴上仁聖不受讒乃以公為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是後岐下諸將比比有來者予謂曰公於里閭間吾不復問矣軍怨乎吏怨乎何為謗皆曰舉其一二可知也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缺者同一斛食於省者盈一一焉公乃歲以六十四萬斛缺盈由是



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得

缺

上

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輒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

缺

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糾掾已下均

取之因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尅府賞信易取也人人

皆便之言者歎憤多出涕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

崔尹卒吏無敢入其門識事者皆曰三五十年無是尹

都者是歲七月抗疏言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

廷嘉之拜戶部尚書以遂志近世未有心膽旣強聲勢

方穩而能自引去者明年春暴疾薨于家予與公更相知善有年矣公方氣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內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持者莫不已任之嘗以戶部侍郎為其兄乞換一散品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至於親戚僚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亦以起畏避之為理尚嚴明勤於舉察胥吏輩始皆難於公然而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支梧然而下

於已者能以理決之無不即時換已見此其所多也銘  
曰

勇怯聲佞直特勁正根乎性抑厄病橫耆壽景盛由乎  
命我以其勁齒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為鏡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  
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按李發事魏為橫野將軍申國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  
州刺史明明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明令珍玉珍

王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即尚書第三子諱建  
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判容州招討事

復調為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  
皆曰聞而不之面惟宰相鄭珣瑜對曰臣為吏部侍郎  
時以文入官當校秘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  
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拾遺會德宗皇帝  
崩鄆帥擅師于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  
幸異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怙後一年司直給事府

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廊恕即日就公求  
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會  
恕復取不宜為賓者公罷去歸為殿中侍御史有詔天  
下俟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裴獻在郎丞相命俟節以  
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官詩尋為員外比部郎轉兵  
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  
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曹  
郎換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微有竄益遂不復

出樂為少京兆會仲兄尚書遜被口語

高霞寓與吳元濟戰敗言為遜

所撓下遷太子賓客更貶恩王傅

上疏明白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於

禮部中覈貢士用已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為禮

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象品一夕無他恙而奄忽

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呪妖巫搖首若不欲者寡嫂至斂

衣若禮焉竟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八是歲長慶元年

之二月二十有三日也上為之一日不視事以工部尚

書追命之後四月祔先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某里實

五月之二十有五曰夫人涇源縣君房氏容州濟之女  
在太尉瑄為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朴恪慤碩次  
第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為文章於朋  
友間好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形喜愠進退之際幾微  
不苟受官法與操行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潔廉  
而沓貪有才者皆進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銖兩人倫而  
滔滔者莫見其厚薄終肯延薦人常為諱避其短善承  
受得喪故沒身無誕歎之言沒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

史吏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無異詞公始校秘書  
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是稹與白哭泣  
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衣食賴伯  
兄造焦勞營為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進士  
並世為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歿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  
許一旦發其喪其兄何如哉許信至果誨其猶子訥曰  
爾父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為爾其告若  
父之執子訥遂來告曰為誌且銘銘曰



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  
夢君兮是君耶非之死信冥冥兮安用銘此為死而尚  
可識兮魚膏大夜安忍觀此詞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度集卷五十五至  
六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九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五

唐 元稹 撰

碑銘行狀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大夫  
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裴公

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東聞喜其望也唐故長安縣令諱安期  
贈左散騎常侍諱後已贈工部尚書諱部其父祖其曾  
也贈晉陽縣太君王氏其母也故清河縣君房氏其室  
也昭應縣令稷虔州刺史孫蓋屋縣令及其季也進士  
誨進士警其子也辛少穆李堯缺陽觀李及其壻也參  
軍於彭尉於雒丞於湖城復尉於奉先主簿於太常錄  
事於華戶曹於京兆檢校水部員外郎侍御史佐於襄  
令於醴泉檢校庫部員外郎侍御史兼中丞團練觀察

於福建其官也中大夫上柱國紫綬金魚其階其勳其  
賜也歲某月之某日癸卯某月之某日甲辰某月之某  
日其始其薨其葬也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原其墓也少  
好學家貧甘役勞於師雨則負諸弟以往卒能通開元  
禮書中甲科在湖城時杖刺史若初寵卒返致若初謝  
在華時會刺史故相郢將至舊法盡取行器於人公不  
取給官司所有粗陳之其他廉法不撓皆稱是刺史郢  
卒以上下考訓之初狀請白京兆尹於陵由是奏為劇

曹掾佐襄時新換帥公為新帥均馳撫其師會衆卒將食舊帥賓公過之不果食既而均至傲很不用禮公去之在坊時歲旱廩庫空少不數年皆羨溢在鄭時朝廷有事淄蔡驢車粟芻一出於鄭均次征役征人用不擾義成節度光顏將出師乞自副且專留事訖師還不絕糧饟義成換帥仍為副皆帶刺史事理鄭凡三年鄭人宜便觀察福建時遠俗佻剽食稅重繁急則散去緩則偷苟持之五載不失所逮其就徵內外以才自許為劇

職者皆開路不幸薨於揚天子聞之罷一日朝降使者

賻粟帛仍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予與公姻懿

公繼室  
裴氏

相習熟及予來東自謂與公會于途晨涉淮而夕聞其  
訃其子誨雅知予有舊因請銘大凡公之行孝愛友順  
顯揚前人冬曹晉陽寵備幽窆而又勤盡讓不為競爭  
官卑時多為官重者所與居重官人皆以經慣吏理為  
美談不如是安能富貴其身哉銘曰

實而無文行則不振不有好辭安知令聞我有祿位榮

于子孫亦又記誌其期不泯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贈太保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  
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

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  
等使贈禮部尚書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



公少好學始以大厯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  
時彥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為大理  
評事福州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為宣歙觀察判官轉殿  
中兼侍御史充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尚書  
刑部員外郎一年轉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  
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為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河南節度支使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再命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命加檢校司空始特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真拜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尋以檢校司空拜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史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後累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襄州刺史司空大夫皆如故就加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檢校司空換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判光祿卿事復換太子少

傅依前檢校司徒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  
絕俸特詔有司無絕俸長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於  
家上為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出內帑以贈賻之恩有  
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贊以公勤信精盡深所  
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贊府除掌贊餘  
務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為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用焉  
會太原節度使李說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  
說矣公事說愈謹待下愈謹及說薨而人人皆願為帥

德宗皇帝因人焉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公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優詔許之公乃秣芻以載於車烝糧以曝於日齎輓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是有金紫大夫尚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焉明年賊闢劫蜀兵以叛詔公分師以會伐今司空光顏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衛以驍果之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兼乘涉棧道者五千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功為多役罷

是有檢校司空之命焉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乘馬不  
過千餘匹三年皂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萬  
數及命十不失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  
幟滿野周迴數十里不絕時迴鶻悔綠將軍來在會聞  
金鼓震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劫據辰錦  
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谿諸蠻狐  
鼠踰竄王師步趨不習嵌嶮泝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  
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

宣討詔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  
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下公天子褒異一  
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舒秀和等來就  
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伯靖亦卒  
為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苫茅卑庳褊逼風旱摩夏  
焯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借俾自為  
之數月之間屢閉如化災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  
淮蔡之師乃命公為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既至再旬而

王師濟漢器械車徒皆若素具俸秩廩祿一以資軍公  
之大槩推誠孚下善用人之所長故誅琳破闢柔伯靖  
秀和皆談笑指麾而人人自輸其効理身理家和易孝  
敬親喪不自愛事兄嫂有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  
君位尚書先夫人封號國朋友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  
歸焉自始建府選將開幕壁於今纔二十年矣目擊為  
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其餘從公而同奉朝請者可  
知矣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駙馬御史郡丞

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絕代若公之出入更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為海東運糧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為政皆嚴明無趨避初府君為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勢者比比皆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詠之先是開元天寶間安之尉京劇挺之更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至是挺之子武伯府君又著稱有唐言剴斷者先嚴氏焉自公始用儒素謙廉見推於早歲及為大官益自勞謹貴



貴尊尊而哀賤下於已者雖走胥負卒幼子童孫終不  
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墮之容矣用是享年七十七仕  
五十年一為尚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空再踐  
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荆并襄皆天下重  
地也繼為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率百辟以慰  
慶吉凶者凡八載然而禡免之諂不聞於耳憂悔之緒  
不萌於心非夫上取信於其君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  
疑於畏逼戎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詩所謂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於實敢信備錄聞諸有司謹狀上尚  
書考功稹從贊無狀孤負明恩天付郡符官未稱責日  
夜憂畏豈暇為文無何太保公諸子以稹門吏之中恩  
顧偏厚具狀官闕且計日時願布有司以旌懿行其間  
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徃徃漏略恐他人纂撰益  
復脫遺感念曩懷遂書行實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  
經見由荆而上莫非傳信飾終定謚期在至公謹狀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  
劉君墓誌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祿汾以予友保極喪  
訃於予且告保極遺意欲予誌卒葬予哭泣受妻子賓

友弔又哭泣退敘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  
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為清夷軍  
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棄走拯獨不  
棄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第平州  
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  
子騫子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唐州刺史與周增等謀  
潰李希烈覺皆殺之君實唐州之長子希烈不忍其幼  
養之麾下凡攻戰必攜去年十四五始讀書希烈死得

脫舉進士文詠詞調有古時人氣候不肯學蹙蹙近一  
題者試一不中遂不復試復田於唐唐刺史願得君為  
壻君不願為刺史壻刺史怒暴租其田君乃大集里中  
諸老曰刺史謂田足以累我耶由是火其居出契書投  
火中盡畀諸老田棄去汝上讀書賦詩厚自期待刺史  
陸長源器異之三十餘試授秘書省校書郎復以協律  
郎從事於廊元和初高崇文方下蜀宰相杜黃裳以君  
為大理評事畫於軍後為壽安主簿適烏重胤以懷汝

之師來伐蔡請君為監察御史判懷汝營田事尋改節  
度判官賜章服是時賊始盛陳許懷汝之衆怯怯未振  
舉都統韓弘在大梁君乃請於烏曰青陵故城地高要  
得之可以據賊矣公能使我於韓可以得烏使之韓一  
見竒之竟夕與語遂命陳許懷汝大梁之衆據青陵尅  
日遂據之自是官軍乃大振凡烏之戰陣謀取案牘書  
奏之事皆咨之嘗為烏啟事京師憲宗皇帝語及陣法  
曰卿何以知戰對曰臣固淮西之戰者也讀書餘事耳

遭太夫人喪服闋以從來所賦詩投宰相令狐楚楚屢  
吟賞於有文章者宰相段文昌在蜀時愛君之磊落善  
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為殿中侍御史銀州長史知  
刺史事先時銀之長不命於朝數十年矣諸將攝理奪  
其馬牛夷人苦益復叛遠君始受命指羸輸之白四足  
者謂予曰君為我識之此馬苟無死不復易矣至所治  
党項諸羌來會聚君告以忠信廉儉皆出涕無敢違告  
者歲餘受代酋長拓拔建宗等七百餘衆遮擁不欲去

君馳去之建宗等稍稍隨至境果以羸輸之白四足者  
歸京師自外無餘畜及君之歿諸羌之長不絕聘尋授  
河西令侍中弘方在蒲得君喜甚因請自貳朝廷以水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河中節度副使又歲餘君所善  
元稹為宰相朝謂君曰君將展矣亟薦之稹竟不能用  
尋除萬州刺史病於汝竟以長慶三年某月日卒所寓  
年若干以某月日葬某所君五男二女李氏婦洎處子  
皆女也統明既明越明坎明總明皆男也處士祿汾始



終視其喪始君善交人凡氣志豪健尚功名者多師之

投分誓且死為收長用慈儉閭里皆愛惜少為陸尚書

長源李尚書元素鄭司徒餘慶杜司空黃裳所知羣公

更處重位君亦不能遂所欲烏之知且委也事以喪廢

韓之器且薦也卒不獲用命也已予為監察御史時始

與君更相許與為將相予果為相而不能毫髮加於君

非命也予罪也抑不能專善善惡惡之柄耶不然何二

世死忠之家既生如是之傑而卒不能成就之嗚呼銘

曰

氣成鬱噎必為風雲有志不洩死當能神神固不昧故  
吾有云天子思我朋嫉我思雖我頽蹙我心不泯誓致  
堯舜封山侍巡慟告君墓報君知人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  
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  
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

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去聲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

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

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存離

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

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

沈宋言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  
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  
鍚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  
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也次肩於子美矣至若鋪  
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  
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

况堂奧乎予嘗欲件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  
特病嬾未就適子美之子子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  
於偃師次于荆雅知予愛言其大父為文拜予為誌辭  
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

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  
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  
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  
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

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旋又棄去扁舟  
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  
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  
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  
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  
為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  
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一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鹽鐵轉運河陰留  
後河南元君墓誌銘

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  
某後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

即府君之第一子也諱某字玄度娶清河崔隣女生四

子長曰易簡滎陽尉次從簡曲沃尉次行簡太樂丞幼  
弘簡長女適劉中孚中孚早卒次嬰疾室居次適蘇京  
舉進士次適李殊殊妻早夭君始以恒王參軍附太學  
治春秋中授左清道府錄事參軍歷湖丞秩罷丁比部  
府君憂服闋調興平長安萬年尉丁滎陽太君憂服闋  
除萬年丞遷監察御史知轉運永豐院事殿中侍御史  
留務河陰加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職

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季弟虢州長史稹之官舍嗚呼我尚書府君有大勲烈於周隋氏我比部府君積大學行搢紳間我諸父法尚嚴家極貧而事事於喪祭賓客雖帚除薪水不免於吾兄貞元初蝗且儉我先太君白府君貸女奴以足食君泣曰太夫人專門戶不宜乏使令取新婦氏媵婢以給貸向是三十年養育八男女始元和中乃復奴婢之籍焉先府君叢集羣言裁成百葉書抄君懼不得授乃日一食以齋其心者一月先太君憐

而請焉由是盡付其書是歲貸缺足食之一日也日一

粥而課寫千言三歲乃卒業先府君缺養之歲前累月

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館予伯兄由官阻於蔡叔季皆

十年而下遺其家唯環堵之宮耳皆曰貨是以襄二事

可也君跪言於先太君曰斯宇也尚書府君受賜於隋

氏乃今傳七代矣敢有失守以貽太夫人憂死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由是匍匐乞以終其喪自興平長安萬年

尉俸不過三四萬然奉顏色絜禘祀備吉凶來賓客無

遺焉均也已雖遊千里貿費毫釐未嘗不疏之於書還  
啟先太君下示仲叔季且曰尊夫人慈不我責不如是  
自束陷不義矣其在于京邑專捕盜者八年破囊橐掘  
盤牙不可勝數莫不刑者不懇强者不暴其在河陰也  
朝廷有事於淄蔡累百萬之費一出於是朝令朝具夕  
發夕至者周五星歲而後功成役罷凡主供饋之百一  
於君者皆以課選唯君終不言賞賞亦不及嗚呼君之  
生六十七年矣四十年事親無一日之怠三十年養下

無一詞之倦撫諸弟無正色之訓而亦不至於不恭敬  
諸子無鞭笞之責而亦不至於不令以閒處劇而更不  
忍欺以直立誠而忤不及物沒之日三子不侍無一言  
之念知叔季之可以教侄也室空牆壁無一顧之憂知  
叔季之可以任喪祭也嗚呼愛我者張仲知我者鮑叔  
予生幾何懼不克報或不忘記之斯文銘曰

唐元和之巳亥惟孟年十一月十六日仲月之良辰合  
葬我元君于咸陽縣之洪瀆川從先太君之後域而共

閔于夫人崔之墳

唐故建州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  
即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  
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為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  
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  
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  
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

授建州浦城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  
盡寄於君上下無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廊坊  
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姪歿子公慶號駭  
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喜愠  
不敢專元和中君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旣喪  
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於京城南享年五十八  
公慶襄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  
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予與君



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游無不同也及  
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  
力及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沒于嗟元君  
歸此室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二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唐 元稹 撰

碑銘

夏陽縣令陸翰妻河南元氏墓誌銘

陸氏姊事父母以孝聞事姑如事母善伯以悌

缺

事

兄睦族以惠和煦下以慈愛四者謂之吉德然而不壽也嗚呼享年三十有一歿世於夏陽縣之私第是唐之

貞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冬十月十有四日  
葬於河南洛陽之清風郡平樂里之北邙原從祖姑兆  
上永貞之元年歲乙酉朔旦景申辰在巳酉須時順也  
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後失國今稱河南洛陽人焉六代  
祖諱嚴在周為內史大夫以諫在隋為兵部尚書昌平  
公中缺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  
府君諱某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  
之當乾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

氏長遷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環歲或未浹時而五命自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

也董芳書奏議者凡八人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有不察夫玉與珉類而不雜者屈我府君為虢州別駕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缺宴如也嘗著百葉書

要以萃羣言秘牒一開則萬卷皆廢由缺懼夫百氏之

徒一歸於我園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缺業至矣不

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時哉我外祖睦陽鄭公諱濟官

族甲天下我太夫人聖善六姻

缺

以憫默罰婢僕

傭保以莊勵為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

缺

楚而嗃嗃於

他門肆我伯姊穆其嚴風柔以慈旨於人

缺

矣生

十四年遂歸於吳郡陸翰翰國朝左侍極兼宰相信之  
立孫臨汝令秘之元子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  
大德翰少孤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簿我姊由是  
而歸之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姑愛之  
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雖母兄之饋不授於姑則不至

而況於私其財乎閨門之內未嘗以徃復之言聞婢僕  
而況於相色乎及太夫人之沉痾也夫人亦不利行有  
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冬  
之夜夏之日環侍其側者二三歲衣不釋體倦不形色  
曾不以已之疾為瘡矣嗚呼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  
如吾不知也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缺之舊  
疾暴加不數日而疊作陸君縻職他縣至則無及矣將  
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缺報親日

短今則已矣不見吾親親乎親乎西望而絕痛夫孝於親敬於姑順於夫友於兄弟辭世之日母不獲撫夫不及決兄不得臨弟不得侍天乎淑善反以為罪乎二女曰燕曰迎兩男師道嶠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禎或游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陸君先是職于使又不克董喪從父季缺以二子襄事禮也缺尊夫有命于小子禎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于後爾其識之是用銜恤隕涕篆銘于壙銘曰



嗚呼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唐少保贈僕射韋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  
衢州司田叅軍岌之第二女也其四代祖褒國公揚州  
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宣州長史諱弘珪生大父  
鄜州刺史諱懷本先是僕射裴夫人早世女抱子幼思  
所以仁之者命主養之始長安令至於都留守持門戶  
主婚嫁者殆十五歲當貴大之家處謙謙之勢然而不

怨不德禮得其宜信難矣今僕射喪益不失非盛勲烈  
之後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終於  
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縣龍  
門鄉之午橋村凡韋氏之族姻聞其喪莫不親者悲踈  
者歎不亦善處其身哉故僕射諸子洎諸女皆服兄弟  
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歿免  
水火之裁成習柔之性用至於粧櫛針組書誡琴瑟之  
事無遺訓誠有以賴焉是以予妻之言於予曰離則思

思則夢夢則悲疾則泣戀戀然予不知其異所親矣決  
予之際切以始終於敬為託焉今日之誌其終乎銘曰  
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人本乎祖祖盛厥勲昔我稚室懷  
其仁仁莫之報沒沒而有云今復泯矣報之斯文

葬安氏誌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隈鄉莊敬  
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  
愁為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

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  
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  
常自不得舒釋况不得為人之妻者則又閨衽不得專  
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缺不得以尊卑長  
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缺身其常也况予貧性  
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垢語言不  
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成襲之  
衣無帛裏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

不察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

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

缺

立則不能使不知

其卒葬故為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墓矣又何為文且曰有子異  
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唐 元稹 撰

祭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嗣子稹等謹以常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皇考贈右散騎常侍皇妣贈滎陽郡太君今皇帝二月五日制書澤被幽顯小子稹參奉班滎得用封贈越七月二十八日

乃詔先夫人曰滎陽郡太君洎八月之九日復詔先府君曰右散騎常侍祇命隕越哀號不逮追念顧復若亡生次惟積洎稹幼遭閔凶積未成童稹生八歲蒙駭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晡旦依倚舅族分張外姻奉祀免喪禮無遺者始從兄集得尉興平然後衣服飲食之具粗有准而猶卑薄儉貧給不假足慈訓備至不肖乃立積初一命稹始奉朝供養未遑



奄爾遺棄疊罪不死重羅纓裳遷換因循遂階榮位大有車馬豐有俸秩書扇雖存舊老已盡顧是所有將焉用之嗚呼生我者父母享此者妻子勤穎者兄嫂優餘者婢僕追孝不過於一奠薦寵不過於揚名哀哀劬勞亦又何報摧圯殞裂酸傷五情謹於先太君載誕之日祇告贈典并焚黃制以獻號慕及痛肝心伏惟尚饗

告贈皇祖祖妣文

孝孫稹敢昭告于皇祖陳州南頓縣丞贈尚書兵部員

外郎府君祖妣贈晉昌縣太君唐氏惟元統運嘗宅區  
夏選諫賢善俾公彭城公實能德延于後嗣降及兵部  
為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衛衰俗戶部績紹傳于魏州蘊  
鬱懿粹族用繁昌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五  
世其居冕弁駢比羅列省寺一日秉朝缺凡十四五

叔仲伯季姊妹諸姑洎友壻彌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  
餘人冠冕之盛重於一時燕寇突來人士駭散蔭籍股  
削龜繩用稀我曾我祖仍世不偶先尚書盛德大業屈

於郎署小子稹蒙幸餘福據有方州今皇帝嗣位之初  
澤被幽顯尚書府君洎滎陽郡太夫人當進封贈小子  
稹伏念先尚書嘗以比部郎乞換追命朝列不許大孝  
莫申是用追述先志乞回恩於祖父祖妣是歲八月十  
八日詔以兵部員外郎晉昌縣太君來告第推慕感咽  
五情傷殞謹以仲冬日至修奉常薦焚獻制書昭告神  
几伏惟尚饗

告祀曾祖文

孝曾孫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岐州參  
軍府君禮稱禘禘烝嘗一歲用是四者而已唐制位五  
品皆廟祀廟祀亦以求吉日其餘未廟祀者各奉家傳  
疎數每異昔我先府君深惟孝思終已不怠每歲換正  
至涉佳辰覩兒孫賓遊相會聚未嘗無悲是用日至暨  
正旦仲夏之五日季秋之初九莫不修奉祠祀以達事  
生之意焉逮小子稹冒華官榮當立廟以事先人於京  
師會值譴出未果修構宗子積牧民於金復不克以上

牲陪祀每衣裘葛酸傷五情今謹依約廟則每歲以二  
至二分暨正旦與宗積彼此奉祀於治所始用變禮不  
敢不告伏惟尚饗

告畬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通州司馬稹用肴酒為州人告于畬三陽之  
神圖籍鐫載耆艾傳述通之盛時戶四萬室耕稼駢緻  
謠謳湧溢厘閑珠玉樓雉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  
然神功坐受嘉粟政式不虔人用不謚奪富撓豪軋窮

役疾弱者逋播悍者憤怫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  
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毀蕩神氣蕭颯  
再完陋宮榻不容膝僅有雞毬無復芬苾豺虎號噪麋  
鹿幽噎厲鬼瘳人貪吏殄物闐閭丘墟門戶蒿草神又  
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罔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  
濕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胡不為率我貳  
茲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後月環其  
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盧持先後排比附防風俗

簡用紀律功不甚農虛不勝實乃勸州人大課芟鉅人  
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十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  
理有陰隲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  
神敢煩在我有術雷蟄雨枯蒸頑曝鬱引導百來呵厲  
四逸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  
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為神斯慄尚饗

告畚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

侯不惜牲幣蓋以其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櫟樞棟礎  
洎百穀萬貨以資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蒼羅惡木穴窟  
虺蜥虎豺迎礙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  
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川且邇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  
斫不穫不礎不柱藂集羈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  
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  
通民畢賦用其間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  
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



屬攸置酒肴以告于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為神剪翳穢戮豺狼幅員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力於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廩以萬億蠹賊以殛報用黍稷謚用正直播布不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式猥麋不比俾民無得將他山是嗇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饗

報三陽神文

維年月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

錄事參軍元叔則以清酌庶羞之奠以報於三陽神之  
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旣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  
三辰克霽于神神初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虬不克庶負  
輸獲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諉伏惟尚  
饗

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于同愁慙焦  
勞求念隱思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于茲理用不

效冬不時雪春不時雨越二月宿麥不滋耒耜不刺大  
懼茲歲患成于人以羞陛下之獎寄刻責罪悔罔識攸  
由凡天降疵厲必因於人豈予心之虛削孤獨依倚氣  
勢耶將予刑之僭濫失所寃哀無告耶或予政之抑塞  
和令開洩閉藏耶舉動云為罔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  
于我身我不敢讓今夫蠢蠢何罪物物何知使不肖者  
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得其所耶痛毒惻  
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于同同人神之謹齋戒沐浴叩

首揮淚願以小子稹為千萬請命于龍龍其鑒之克三日雨我田疇其有以報不然災于予身亦足以謝伏惟尚饗

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九龍之神是月己巳刺史稹以二從事蒙受塵露百里詣龍為七邑民赴訴不雨予固慙惻言訖涕下親為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而飫甲戌而霽

乙亥而報報典不渝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霖歲  
其有成無忘龍德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四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六十

唐 元稹 撰

祭文

祭淮瀆文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某日辰使謹遣  
某用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浩靈  
源滔滔不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穢不匿

月映澄鮮霞明煥絕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川委輸萬  
靈受職越海貢誠載舟竭力明哲用興凶戾潛殛眇爾  
吳頑蔑然蝨賊鴟張蔡郊蟻聚淮側喪父禮虧干君志  
懷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缺 戈鋌嶷嶷電淬爪牙

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剪猶抑柔叛缺 衷取順拾逆咨

爾有神逮爾有極彼暴我仁彼枉我直歸我者昌倍我  
者闕不斬祠祀不湮溝洫不殄渠魁不虐畏逼不進梯  
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神



黍稷告神有成謂神不惑尚饗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維元和六年七月某日文林郎守江陵府士曹參軍元  
稹謹遣弟某姪男祗酌捧饌敢昭告于白氏太夫人之  
靈嗚呼分同伯仲古則拜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  
之恩禮由情展情以義殷情至則爾豈獨古人况稹早  
歲而孤資性踈愚既不得為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  
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

茂德馨一舉而擧芳蘭署再舉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  
濫吹謬列莖英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遠定死生之契期  
於日月可盟誼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祿迭慶  
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達廣孝之深情逮  
稹謫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將盡  
心魂已飛太夫人推濟壑之念憫絕漿之遲問訊殘疾  
告諭禮儀減旨甘之直續鹽酪之資寒溫必服藥餌必  
時雖白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不幸

餘生苟活重戴冠纓再展升堂之拜旋為去國之行

缺

澤畔之云幾奄天禍之無名朋友訃告慰問縱橫猶恍  
恍而期悞忽浪浪而淚盈處衆憫默入門屏營移疾於  
趨府之辰孰知潛慟視惟幼女在側無處言情行吟倚  
歎夢哭冤驚徃徃不寐晨鍾坐聽豈由禮而當爾蓋感  
深之所縈嗚呼仁之莫報哀不得申

缺

太夫人以猶在

感今古之同塵嗚呼哀哉太夫人族茂

缺

仁深聖善

勵諸子以學故大被擇隣示諸子以正故寸葱方判保

參不疑戒歌非淺重則金鑿之英季則蓬山之選豈

缺

因地而德所貴飭躬而顯何昊天之不弔罔終惠於哲

人既生賢與種德何顛顛之相因見聚螢而肄業知織

縷之嘗勤

缺

將期於萬石曾不待夫重茵嗚呼哀哉誰

非顧復我實

缺

疾有萌漸禍無因緣哀感行路况乃

令子之交親雖千詞之稠疊終萬恨之莫陳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禮部庾侍郎太夫人文

外孫女甥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

清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韋

氏之靈赫赫韋門祁祁騫騫蹙蓄峻峙洛澤清源公卿

委累賢彥駢繁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生孟母德盛教

尊訓下以順睦族以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處者

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豐溫自我均養人用不怨佛

氏有云世火焚燔慧劍斷網摩尼照惛缺心獨得深入

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業空存缺以義為軻避喧教

自髻鬪成于冠婚鬱為重器瑚璉瓊璫南北臺省東西  
掖垣更踐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膳令婦執笄封燔茅  
社抱弄荃蓀陔蘭始茂隙駟俄奔神不可憑天何足論  
嗚呼哀哉白日入地晝翳羅軒燭燎宵燼銘旌曉翻望  
望踰閩遲遲改轅佳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  
斷菟稹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姓異縣謫任遐藩升堂不  
及新紉空敦伏讀哀誄跪薦芳罇辭訣有禮悽愴無垠  
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敘官閥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何有哉然而死者為不知也故聖人有無知

缺

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予之心乎尚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縗麻哭泣藐爾遺稚蹙然鰥夫皆死之末也又何悲焉况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

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于色不  
戚于言他人以我為拙夫人以我為尊置生涯於濩落  
夫人以我為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為狎賢隱  
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  
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歔歔恨亦有之始予為吏  
得祿甚微缺日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  
踐奈夫人之已而况攜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  
悽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



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尚饗

祭亡友文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天亦德熾滔滔衆  
人沒沒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黃髮垂穗  
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頑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  
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濇珠玉糞土名位瞪目  
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効直詣殊  
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驤壅山堙海吞河噴渭嶽立英髦

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  
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沒地  
我輩尤在尚可希冀故曰交本乎道道通乎類身沒類  
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奈目前之歔歔昔江濱之  
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孀  
婦號呼哀肩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  
遺字埋萬恨於深心洒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六十

謹案卷五十六第五頁前二行天下妖謠民謳按  
唐文粹妖作俗

第五頁前七行故其抑揚冤哀存離之作按唐文  
粹其下有道文壯節四字又冤作怨存作悲

第六頁前一行古傍蘇李氣奪曹劉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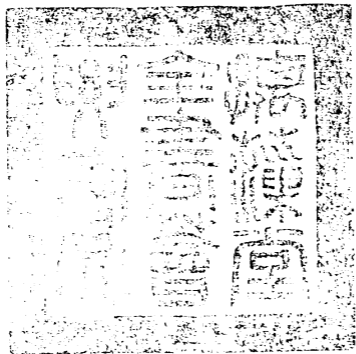
第六頁後七行明皇竒之刊本皇訛帝據唐文粹

改

第七頁前一行歲餘以直言失官刊本脫失字又  
尋遷京兆功曹刊本功曹誤作事字據唐文粹  
增改

第七頁前二行旅殯岳陽刊本旅訛旋據唐文粹  
改

卷五十八第一頁後一行是唐之貞元二十五年  
十二月之初五日也按唐書貞元止二十一年  
此云二十五年疑有訛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騰錄監生 臣趙友彬